

有一天，

当人类自己的样貌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的欢喜、忧愁和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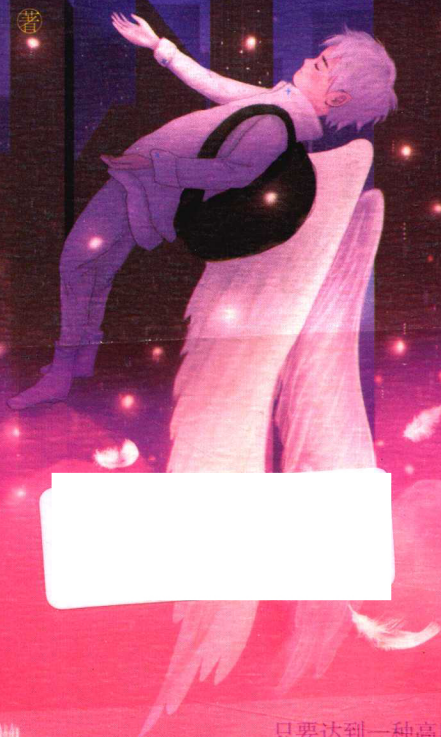
还会一样吗？



2042, 背包里的天空

[马来西亚] 许友彬 著

许友彬
未来秘境
系列



只要达到一种高度，
就有另一种心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84/45

许友彬
未来秘境
·系列·

2042, 背包里的天空

[马来西亚] 许友彬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图字:11-2014-1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42,背包里的天空/[马来西亚]许友彬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10
(许友彬未来秘境系列)
ISBN 978-7-5597-0836-6

I. ①2… II. ①许…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马来西
亚-现代 IV. ①I33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7879 号

本作品由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于马来西亚首次出版,授权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出版中文
简体字版本。

许友彬未来秘境系列

2042,背包里的天空

2042, BEIBAO LI DE TIANKONG

[马来西亚]许友彬 著

责任编辑 吴云琴 刘迎曦

美术编辑 成慕姣

封面绘图 LOST7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王 振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625 彩插 8

字数 155000

印数 1—10000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7-0836-6

定价: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承印厂联系电话:0571-63251742



目录 >

1. 不能放下大背包	1	13. 被护士阿姨叫醒	84
2. 不敢跟陌生人说话	8	14. 不能让二姨接管我	89
3. 不想让别人接管	13	15. 我觉得我们很卑鄙	97
4. 一个拳头挑战我	20	16. 刺伤妈妈的心	103
5. 我也有一个心愿	29	17. 我和妈妈如此陌生	108
6. 我是不完全人类	38	18. 我和有面子鸟有约	113
7. 收在背包里的天空	46	19. 早上醒来数日子	121
8. 用大谎言盖小谎言	52	20. 有一个王国等待我	127
9. 一种高度一种心态	58	21. 我被遣送回家	131
10. 飞入窗口做天使	66	22. 人羡慕我我羡慕人	137
11. 不做满口谎言的魔鬼	73	23. 我在空中下着泪雨	143
12. 听见妈妈生命的声音	80	24. 卸下背包赎回自己	148

25. 只能勇敢面对窘境	156	39. 我要做白马王子	235
26. 搭了一晚的地铁	161	40. 我的血流入她的心	240
27. 我想知道他的事	168	41. 让医生惹上麻烦	247
28. 等待我的刽子手	177	42. 我有把握救妈妈	252
29. 偷偷离开小房间	183	43. 用两个人脑想办法	257
30. 说了不该说的话	189	44. 相遇在玻璃窗外	260
31. 我们的生命绑在一起	195	45. 海阔把我当木马	267
32. 我说话进步神速	200	46. 我只会哭哭哭	272
33. 给豆白双层拥抱	206	47. 我为妈妈祈祷	276
34. 我变成一个工厂	211	48. 接到医院的通知	282
35. 我是妈妈的天使	217	49. 紧紧握住妈妈的手	288
36. 救妈妈或女朋友	223	50. 飞向广阔的天空	296
37. 我是她的小白鼠	227		
38. 盼望奇迹会出现	231	感动全球华人读者!	301

1. 不能放下大背包

“把背包放在地上!”

我坐在椅子上，双腿禁不住打哆嗦。我不敢抬起头来，只看见护士阿姨的白色大褂，还有白色布鞋。

我一直以为护士阿姨是那种说话轻轻柔柔、举止斯斯文文的女人。可是眼前这个护士阿姨，对我说话有一点儿粗鲁。她这一句话，就像一条鞭子抽了我一下，吓得我闭上眼睛。

护士阿姨，我真的很害怕。

“小朋友，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把背包放在地上!”
护士阿姨大吼。

听见。不只我听见，所有人都听见了。医院的大堂里



有这么多人。护士阿姨，你这么大声一喊，谁还没听见？他们都会转过头来，瞪大眼睛看着我。

护士阿姨，你叫我该怎么办？

我勉强憋住快要掉下来的眼泪。我很想放声大哭，但我又不想丢人现眼。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人，从来没有让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我发怵，我彷徨，我无助。人的眼睛十分可怕，我受不了，再也受不了了！

求求你，护士阿姨，别再理我。

护士阿姨非但没有走开，反而步步逼近。

听见她的呼吸声，我侧身避开。

她不放过我，伸过手来拉我的背带，企图把背包拽起来。

“你背着一个大背包，不辛苦吗？你不辛苦，我看了都辛苦。你把大背包放下来，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吗？”

我攥紧背带，不让她把背包扯开。

她却强硬地把背包提起。

我屁股一凉，离开椅面，整个人连同背包一起被她提起来。

这么多人在看着我，我的脸不知道往哪里放。眼泪控制不住，簌簌流下。

“你这么轻？你没吃饭哪？”

护士阿姨一松手，我和背包又一起跌回椅子上。

“唉，没有见过脾气这么犟的小孩子。哭？还哭？”护士阿姨把我弄哭，总算达到她欺负儿童的目的。她对我狞笑，搓搓双手，踏着胜利的步伐离去。

我低垂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滴在地上。

一个人在公众场合，我没有安全感。

要是狗狗在我身边就好，偏偏狗狗又不在。医院不让狗狗进来。

妈妈，妈妈，你怎么还不出来？你怎么能够丢下我一个人，在大堂里？

不要哭，我不要哭。我得冷静下来，理智地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件事最好跟斑鸠无关。

我担心的是，斑鸠会传染禽流感。可是没有听说过斑鸠会传染禽流感，妈妈是兽医，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两年，禽流感来势汹汹，而且不断变异。去年2041年，禽流感叫作H4N11。今年2042年，禽流感叫作H4N12。

去年禽流感由乌鸦传染，特攻队砰砰砰地把乌鸦和黑色的鸟全杀死。今年禽流感由鸽子传染，特攻队又砰砰砰地杀死鸽子。

特攻队的处理方式，妈妈并不认同。妈妈认为控制禽



流感应该有其他办法，不应该滥杀鸟类。人家说，医者父母心，妈妈是兽医，有禽兽的父母之心，于心不忍。

这么说也不对，如果妈妈是禽兽的母亲，我岂不是成了禽兽？

就当我是半个禽兽吧。那只飞来的斑鸠，我看了后深表同情，犹如见到同类。

那只斑鸠，昨天悄悄飞到我家车库，等待妈妈下班回来。它似乎知道我妈妈是兽医，扑上门来求救。它带伤而来，翼翅被枪弹射中。大概特攻队误把斑鸠当鸽子，对它下毒手。

别说特攻队糊涂，我也辨认不出。鸽子和斑鸠，看起来差不多。我开门迎接妈妈，狗狗跟在我身旁。狗狗嗅觉敏锐，发现了缩在墙根的鸟儿，告诉妈妈。妈妈走过去，躬身仔细观察。我叫道：“妈妈！小心！鸽子！禽流感！”

“这是斑鸠，不是鸽子。”

“斑鸠？”我走过去，看个清楚。

妈妈喝道：“风起，你走开，不要过来。”

我后退几步：“你不是说不会传染？”

“虽然没听说过斑鸠会传染 H4N12，不过，还是要小心。人家叫斑鸠为野鸽子，叫原鸽为鸽子。斑鸠跟原鸽不同属，斑鸠是斑鸠属，原鸽是鸽属，却同样归类在鸠鸽科之下。所以，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小心？”

妈妈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一番。妈妈也是我的老师，她教过我分类学，让我明白什么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她每次教导我过后，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考核我的理解能力。

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一听就懂。我复述她教我的东西：“斑鸠是野鸽子，原鸽是鸽子。斑鸠是斑鸠属，原鸽是鸽属。斑鸠属和鸽属都同样在鸠鸽科之下，就是说，斑鸠和原鸽有很多相似之处。原鸽会传染H4N12，斑鸠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小心。”

“很好。”妈妈很满意我的答案。

我也很满意妈妈的称赞。

妈妈给斑鸠治疗，不准我和狗狗靠近，坚持要我和狗狗站在三米的距离以外。她也采取防范措施，戴上口罩和手套，洗手消毒。

她把斑鸠救活，自己却染了病，昨晚一夜咳嗽。

今天早上醒来，妈妈说她感到晕眩，昏昏沉沉，四肢无力，叫我们送她去医院。

我扶妈妈上车，妈妈的身体发烫。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输入医院的地址。狗狗坐在驾驶座上，陪我一起送她去医院。

医院外挂着一个牌子：“禁止携带宠物入内”。

狗狗不理，要跟我一起陪妈妈入内。



医院安保人员把我们挡在门外，不让狗狗进入医院大堂。

狗狗认为自己不是宠物，赖在门口，和安保人员对峙。

一个穿粉红色制服的护士走过来，帮我搀扶妈妈。

“狗狗，你回去。”妈妈回头，带着责怪的语气对狗狗说。

妈妈的话在我们家有如圣旨，是不可违抗的命令。

狗狗只好讪讪地离开，随车回家。汽车有自动回航系统，无须人驾驶，狗狗回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没有回家，一个人枯坐在这里。

我也不想一个人，可是穿粉红色制服的护士阿姨把妈妈带入诊疗室后，不让我入内，把我丢在大堂里。

大堂里这么多人，我乖乖地坐着，不惹任何麻烦，不与任何人打交道，井水不犯河水。像我这么守规矩的乖孩子，不想跟谁发生冲突，却偏偏遇上这个蛮横无理的白衣护士。

白衣护士阿姨咋咋呼呼的，让所有人都看着我，这是什么道理？

想到自己这么受委屈，不能不哭。

吧嗒吧嗒，地上一摊泪水。

那个可恶的白衣护士阿姨又走过来，手里牵着一个电拖把，像牵着一只狗。她放开电拖把，电拖把朝我冲来，

停留在我两脚之间，咂吧咂吧吸去地上的泪水。

“哭！哭！就会哭！你哭不要紧，地上湿了，别人滑倒怎么办？”

我捂住脸，挺直腰板，避免眼泪落在地上。

白衣护士阿姨继续奚落我：“只会哭，不听话，大背包顶着后面，怎么坐？瘦瘦小小的，不吃饭，顶着大背包，不听话，只会哭……”

她说得我一无是处，我的眼泪又源源涌出。

“给你。”一只纤纤小手，拿着一张纸巾，伸到我面前。

我接过纸巾，擦眼泪，擤鼻涕。

好瘦的小手。



2. 不敢跟陌生人说话

“你生病了？”小女孩声音沙哑，却很好听。如果要用一种物体来形容她的声音，应该是初生的嫩笋。

她就坐在我身旁，和我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她什么时候坐在我身旁？我来之前她就在这里？我来之后她才坐下？

我不知道，我从不留意其他人。

她咳嗽。我听见她捂嘴咳嗽的声音。

“对不起，我生病了。”她说。

她生病，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

“病了几天，吃不下，瘦了三千克。你看，瘦成这个样子。”

我不敢看。我从来没直视过别人。我用纸巾盖住眼睛，擦拭泪水。

“你生什么病？”

我没有生病。

我只在心里说，不敢跟她说。我从来没有和陌生人说过话。我只跟妈妈和狗狗说话。妈妈说过，陌生人会把我掳走。她说，风起，你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我说，我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陌生人会把我掳走。

这个小女孩，瘦骨嶙峋，应该不会把我掳走，更何况她正生病。听她的声音，有气无力的，不可能拉得动我。

不管她会不会把我掳走，我还是不会跟她说话。不是不想，是不敢，不习惯。

“我患上H4N12，快要死了。”

我一激灵。她要死了？她这么说提醒了我，让我想起妈妈。妈妈会不会也患上H4N12？妈妈也要死了？妈妈死后怎么办？妈妈死后我怎么办？

这些问题我刚才都避免去想。我告诉自己，妈妈不会这么倒霉，斑鸠又不是鸽子。

小女孩说她也患上H4N12，让我难以置信。白皙的手，沙哑的声音，这么小的女孩，H4N12为什么不放过她？连她都会患上H4N12，还有谁是不可能的？

妈妈不可能患上H4N12。我有这个坚定的信念。这个



信念就像一张防护网，保护我脆弱的内心。

小女孩坐在我身边，让我觉得H4N12离我很近。

她又咳了几声。咳嗽声像利刃一样刺过来，戳破我内心的防护网，担心和忧虑全从洞口涌进来。妈妈，你没事吧？你为什么还不出来？

我没有说话，小女孩还在跟我说话。

“他们送我来这里，但是我知道，医生无法治疗我。”她嫩笋般的声音，没有悲伤，没有快乐，“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延长我的发病期，减少我的痛苦。”

她很奇怪，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们以为我能够像健康的人一样，在昏迷前快快乐乐地度过几天。”

妈妈说过，患上H4N12，一旦病毒入侵肺部，病人缺乏氧气，就会陷入昏迷状态。妈妈说，昏迷后的病人，唯一的结果，就是死亡。

“医生说，我还有七天快快乐乐的日子。”小女孩苦笑一声，“他们以为我会快快乐乐过七天，怎么可能？我不快乐。”

我明白她不快乐。面临死亡，有谁快乐得起来？她内心一定很悲痛，只是她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很想安慰她，却找不到该说的话。即使有该说的话，我也说不出口。

“他们问我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们要帮我完成心愿。”

妈妈有什么愿望吗？她从来没有告诉我。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怕说了妈妈不高兴，说了也没用。”

她这么想是消极的，她应该积极面对。

“我想告诉你我的心愿，你想听吗？”

你告诉我，更没用，我又不能帮你实现愿望。

“你不听，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愿意说，我可以洗耳恭听。

“我要走了。你要听吗？”

我要听，但我还是低着头捂着脸，手里捏着纸巾。

小女孩站起来，弯下身子，近距离看着我的脸。“你还在哭？”

我从指缝间窥视她。一个清秀的女孩，脸白得像一张白纸，嘴唇暗紫色，眼睛大而明亮。

“我在803号房。再见。”小女孩向我挥手，然后转身离去。

她走远了。

我抬头看她。

她缓缓而行，轻盈的身体，飘浮的步伐，走向电梯口。

看着一个即将死亡的小女孩，我的心直往下坠。

她摁电梯钮，扭头看我一眼，对我一笑。

那一笑，扎我一下。不痛，舒服。



她挥挥手，走进电梯。

我举起手，太迟了。

她已经消失。

我一直盯着电梯口。

她没有再出现。

“风起。”妈妈微弱的声音，从另一边响起。

我转头看去。

“你怎么啦？”妈妈坐在轮椅上，穿粉红色制服的护士阿姨推着她。

我起身，奔向妈妈，眼睛潮湿。

妈妈伸出手，让我紧紧握住。

她的手凉凉的，我的手汗津津的。

“别怕，风起。”

“我怕，妈妈。”

我们跟随护士阿姨，进电梯，上七层楼，住入703号房。